



边看边聊

在我国,孩子伸手向父母要钱几乎不用付出任何代价,父母给孩子零花钱似乎也天经地义,但当家长从口袋里掏出钱或在手机上转账的时候,你是否意识到,也应该给孩子讲钱的问题?孩子应该有什么样的金钱观?钱是如何挣的?该怎么花?这就是通常所说的财富教育,它是家庭教育的必修课。

在我国,财富教育普遍被忽视,一是因为孩子没有钱财来源,家长认为不必教育,二是或许会有家长感觉,跟孩子谈钱,是件庸俗的事。

财富教育的缺失,必然会产生恶果。厦门华夏学院一名大二女生陷入“校园贷”;北京某外国语高校的大学生曾在多个网络借贷平台借“高利贷”,累计达13万余元……大学生有着旺盛的消费需求,不少大学生因为父母提供的生活费有限,又无法从银行贷款,于是,转向了一些非正规渠道校园贷款……

发病在大学,其实病根还是在家庭教育。

如今,孩子们的压岁钱和零用钱越来越多,但他们理财的观念却没有随之增长。金钱是把双刃剑,它可以让孩子在富裕的生活中健康成长,但如果缺乏健康完善的价值观的指导,它也会对孩子产生负面影响。因为对金钱没有概念,孩子往往在花钱上毫无节制,养成了难以改变的“败金”习惯,严重的话,长大后就成了“啃老族”中的一员。

因此,在教育中增加“财富”很有必要,这可以教给孩子理财的方法和原

为孩子储备『第一桶金』

孙建军

则,让孩子懂得赚钱、花钱、投资、储蓄与捐赠。在这里,我们把财富、财富管理教育、理财教育等统称为财商教育。家庭教育应从小培养财商,补上财商教育这一课。这不仅为孩子成长过程中最具意义的一课,更是为孩子未来发展所储备的“第一桶金”。

财商与智商、情商通常被称为现代人必备的“三商”。财商教育就是建立对待财富的正确态度,了解财富的运动规律,科学合理地运用财富实现人生的梦想。

财商教育,是门大学问。用于家庭教育,我用“取之有道,用之有度”来概括。

孔子说,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这个“道”孔子没作说明,但荀子给出了解释。《荀子·荣辱》篇:“先义而后利者荣,先利而后义者辱;荣者常通,辱者常穷;通者常制人,穷者常制于人……”重利之人即便有所获得,但已经失去信任,这就是“穷——无路可走”,以后的路恐怕就走不通了,因为大家都产生戒心了,这种人接近你,你会怀疑他的目的,会担心被利用,会防范被抛弃,故而“穷者常制于人”。在家庭教育中,收入观最主要的要让孩子知道财富的来源和财富的获得,要让孩子知道:付出才有回报;同等的付出,知识积累越多,挣钱越多。同时,财富积少成多;要重视投资,但投资有赚有亏。

“用之有道”是更重要的消费观。家长要让孩子知道支出责任划分和支出的可承受范围。每个家庭的经济承受能力不同,要量力而行,量入为出,不能虚糜,不能盲目攀比。



智慧快餐

郑辛遥

照顾好自己,从“罩”开始。

恋恋小马路

吴越

我已经走过,心中一动,又转身折回来,装作是在找什么东西,手机屏横握,手指一动,无声地摁下圆点。“哎,你在干什么哪!”忽然一个声音从隔壁一家花店里传出来,差点把我绊个趔趄。

这是一条典型的上海小马路,长五百米不到,宽

呢,要横穿马路大约只需一秒半。路两旁新式里弄、石库门里弄、花园洋房、改建平房混排一体,白色、褐色、洋灰色、原木色、钢黑色等色块为主调,雅致和谐,hold得住那些临街新潮店铺的标新立异。马路是单向行车,人行道也往往容不下两人并行,但两行“法国梧桐”(实为三球悬铃木)粗壮的腰身已然伫立百年,夏若流碧流朱,冬如琥珀烟发,这就把多少有些旧了破了的小马路装点得颇有些威仪。它算是闹中取静,像江河波浪中的一个微缩岛屿,车流的喧哗都被延安中路、陕西南路、茂名南路、淮海中路引流引走了。但它又绝不冷僻,往常,街两边挤挤挨挨的文艺小店、餐饮小馆、精品小铺,窗明几净,始终有人气。闲时,我会绕过来走走,就算不买东西,逛逛橱窗也能让心情明快起来。五百米不到的路,三步一停,五步一望,半小时也走不完。

没想到,连着几家店家都搬空了,橱窗上贴上了“招租”“转租”。年底原本就是店面换租的时节,可这也撤得太干净了。没有了店,小马路回归了路的属性,三分钟就走完。

这家曾经的红酒店,已经连华美吊灯都拆走了,店门锁着,屋中间一辆手推车,玻璃窗上只剩四条隔板,上面排列着几个样品般的酒瓶子,下面挂块不甚讲究的白板,手书:红酒特价,400元6瓶。不知过了多久,400的“4”被修改成了“3”,又不知过了多久,一张随便裁下来的

人和哺乳动物的脑最发达,我们平时所说的“脑”主要指大脑。我国古代称脑为“髓海”,由精髓汇集而成。脊髓与脑相通,“故上至脑,下至尾骶,皆精髓升降之道”(明·李挺《医学入门》)。

大脑有左半球和右半球之分,两个半球有司职分工,因而左半身和右半身的行为也就有所不同,最明显的是右利和左利(即“右撇子”和“左撇子”)。有人问,一个人写字用右手,使剪刀却用左手,他算左利还是右利?不妨用一个问答问卷的办法:在问卷上列出一定数量的用手操作的问题,比如“你用哪只手写字?”“你用哪只手敲钉子?”“你用哪只手梳头?”“你用哪只手握手?”最后对每个答案打分并汇总,从而确定该受试者是倾向于哪一侧的。考古学家和人类学家从出土的古人类

右利·左利·母爱

陈钰鹏

所用工具形状就能道出工具或兵器的制造者或使用者是右利人还是左利人。从许许多多的历史资料来看,我们人类祖先绝大多数是右利人(通常认为,人类中的90%是右利人,左利人只占10%)。这一比例几千年来几乎没有变化,且与人种和民族均无关。

细心的入肯定都会发现另一个现象:当妈妈的女主人,在照管婴幼儿时,不管是右利人还是左利人,她们都用左手去做。《诗经·小雅》中有云:“……母兮鞠我!拊我畜我,生我育我。”这是一种伟大的母爱,自古以来母子连

心。妈妈无论是带着孩子学步或散步;抑或把孩子抱在怀里;抑或把心肝宝贝放进摇篮,都会本能地使用自己的左手或左臂,这一现象超越了右利和左利的规矩,因为它直接和右半球有关系。英国的女科学家们对于这种优先用左手操作的行为给出了如下解释:人的左半身更为紧密地和右半球相联系,所以不论妈妈是右撇子还是左撇子,事关宝宝的安危、饥饿、痛痒……妈妈都会精准地感悟到。

不少心理学家指出,灵长目动物也有这种情感导致的左手动作。经对其他许多动物的研究和分析,发现马匹、海象、驯鹿、袋鼠以及多种生活在澳大利亚的有袋类动物都有这种情感使然的动作,用以关心后代成长和物种的繁衍。

几个小伙子,同时从北方来上海工作,几年之后,唯有他,能说一口流利地道的上海话。

他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娶了个上海姑娘。他与姑娘谈了两年多的恋爱,花前月下,卿卿我我,照理,这个阶段是他学习上海话的最好时机,然而,除了几句悄悄话,他对上海话几乎一窍不通;后来,结了婚,成了家,你依我依,生活如蜜,这时候,两个人住在一个屋檐下,又是情最浓时,他进是了。依然没有,海话的音模仿着上不但不会说,也听不大懂,害得双休日到丈母娘家,一家人为了让他能听懂,也能参与进来,不得不集体改说上海普通话(带上海腔的普通话)。

他是怎么学沪语的?那天,他抖出了个秘密,他的上海话,都是在爱情归于平淡、柴米油盐酱醋茶的凡俗日子里,两个人渐生齟齬时。简单地说,就是与她吵架吵出来的。刚开始,有了小矛盾,小摩擦,她只是嘀咕几句,当然,说的是上海话。叽里咕噜,他听不懂。反正听不懂,也不当回事。说了没用,她更激烈了,用更激烈的话,更激烈的上海话,带着委屈、不满、愤怒,稀里哗啦,排山倒海。他渐渐挡不住了,不得不用心,集中注意力去听,边听,边辨别,边揣摩,边猜测。竟听懂了一个字,又听清了一个词,慢慢地,大致能懂一句话了,甚矣,能模仿着上海话的音和腔调,蹦出一个词,或一句话来回击她。一来二去,这上海话,渐渐就听懂,会说了。他深有感触地说,吵架,无疑是学习方言最快捷也最有效的途径。

有据为证。吵架时,语速很快,很多字词,像热锅里的豆子一样,是蹦跳出来的,吵架的人,不会顾及对方有没有听懂、能不能反应过来,作为吵架的另

吵架学方言

孙道荣

听,才能听懂一二。吵架时,所用的词,所说的话,往往快、准、狠,如武林高手对决,这时,你就得调动所有的听力细胞,去甄别、挖掘。此种状态下,要想弄明白对方说的是什么,除了尽量多听明白,还得充分调动你的想象力、判断力、理解力,去揣摩、猜测。

他说,每次吵架,她都说上海话,地道、纯正,为了应对她、迎战她,他不得不使出浑身解数,弄明白她的话。不知不觉中,竟然听懂了,会说了。

当然,他们的感情,并没因为争吵而出现裂痕,谁的生活没有一点矛盾和摩擦?相反,通过适度争吵,话挑明了,事理顺了,情反而更浓了。而他,从中快速掌握了一口地道的上海话,这算是有趣的意外收获吧。每次看到他俩手拉着手,一路用上海方言,叽里咕噜地说着什么时,我们这些外来的男人,都不禁莞尔,羡慕。

不知为什么,我对上海的民歌有点“情有独钟”的感觉,这或许是童年记忆耳濡目染的缘故,或许是土生土长在上海郊区的缘故。最近那首《上海谣》的沪语民歌,带着浓浓的都市气息和对以往的记忆,优美的旋律久久萦绕在我耳边……

伴随着旁白“栀子花,白兰花”“我家在上海,一代又一代”的琵琶乐曲声起,一股浓浓的带有上海特色的曲调瞬间把我

七夕会

带回了风情万种的老上海十里洋场,继而又带入了如今瞬息万变的都市现代生活,上海多姿多彩的生活场景、鲜活画面把我的思维情绪推向了不同的视角。作曲家侯小声用音乐语言,细腻地勾勒出了江南风味,在编曲、演唱的风格上又结合了流行风,以混搭融合与推进,紧跟时代的节拍,推陈出新。

有着海派文化魅力和艺术活

沪语歌曲中的城市乡愁

袁贤良

最早的沪语歌可以追溯到上世纪50年代的《紫竹调——燕燕做媒》,以及上世纪80年代两部沪语电视剧中的歌曲《为你打开一扇窗》《金丝鸟在哪里》。如今,沪语歌特有的腔调和题材,更成了一种特殊的文化。在我看来,用沪语歌曲演绎上海地域的文化面貌,展现上海这座城市不凡的艺

整理旧物,忽然看到一把小木梳。它静静地躲在抽屉一角,已三十多年了,是窠娘(我家老保姆)的遗物。

从我有记忆始,窠娘的头后就一直换一个圆髻,总是整整齐齐的。

她早晨最忙,孩子们要上学,爸妈要上班,她生煤炉、烧泡饭,倒马桶,忙得团团转。我们不懂事,在被窝里多赖一分钟也是好的。妈妈起床后赶着去买菜,爸不会做事,所以,窠娘再忙,也没人帮她,自来水、厨房都在楼下,只听见她跑上跑下匆匆的脚步声。全家吃了早饭,饭碗一推,上学的、上班的各自奔出去,留下狼藉的饭桌,没叠被子的床,窠娘慢慢收拾。

解放初期,妈出去工作了,小妹出生才几个月,窠娘忙不过来,家里请了一个小保姆,十五六岁的样子,她不大大会做事,因为家贫没读过书,经人介绍来我们家。窠娘差她做这个做那个,她不是打翻碗,就是洗不干净尿布,还弄得小妹哇哇哭。窠娘很生气,常骂她。这个年龄,自己还要人照顾,哪会当保姆。没过几个月,就被窠娘辞退了。有个“老妈妈”在我们楼里给人家人家洗衣、倒马桶,妈把全家的衣服包给她洗,这样,窠娘可轻松些。

因为家里人多,那几年,窠娘真的忙,她是家里总管,除了不买菜。所有的家务都是她做,她又坚持再不要请小保姆,所以,一天到晚不得空。只有下午,才有空梳头收拾自己,窠娘总会说这句话:“现在有空了,让我梳个头。”

她坐在凳子上,有时也站着,用这把梳子反复梳,不记得她头发长了是否请人剪,反正她的头发总是那样不短不长,梳顺了,她就照着镜子在脑后挽髻。髻圆形,小小的,很紧,挽好了插一根短簪,簪不知道是什么材质,黑色,挺笨,她一直用。然后,用一小块布(似乎是呢子)蘸点菜籽油(后来要用栗,吃都不够,她改用水)在头发上擦。梳好的头上没一根乱发,所有发丝都贴着头皮,干净服帖。

这把梳子她用了几十年,90岁以后,大概手臂弯不到背后了,她把头发剪了,以后一直是短发。她仍每天用这把梳子梳头,有时放水里洗,洗好放在窗口晾。

不记得她怎么洗头,谁给她剪发,只记得她挽发髻时那种恬适的神情,还有她梳好头照镜子时的笑意。以前从没注意这把梳子,她去世后,我收拾东西才仔细地看。梳子做得很精致,薄薄的,小小的,上面的弧度恰到好处,齿的长短均匀,每根都同样粗细,把梳子竖起来,齿尖根根都在一个水平线上,都碰到了桌面。有一根断了,另一根断了大半,其余都完好。梳子很干净,上面没一丝污垢,闻上去也没有异味。

以前的梳子是手工做的,当时没有机器,每把木梳由工匠在火里烤成形,用小锯锯出齿,再削薄。是怎样的匠心才做出用了几十年不坏、拿在手里如一件工艺品那样精细美观的梳子!窠娘惜物,她过惯了苦日子,即使一把木梳,她也善待,才给我留下了这份念想。

我用这把木梳梳了头。不记得窠娘是否用它给我梳过头,但我没给她梳过头,一次也没有,那是肯定的。梳着,梳着,我没法梳下去了。

一把小木梳

叶良俊

纸挡住了刚才那张板的一半,上面出自同一人的字迹写着:100元6瓶。一来二去,价格跳水了四倍。我拍下这张照片,想留作某种纪念,不料被发现了。说话的是一位正在忙着给花剪枝的大姐。“我就看看。”我尴尬地笑笑。

她也冲我一笑:“是想租吗?打电话找房东谈谈,月租——”她随即报了个数字。我想起杰克和魔豆的童话故事,身后那些空空的店面好像被翠绿的豆茎贯穿,很快就会伸展出柔曼的枝条,开出温柔的花,结出饱满的豆荚。

“好,我想想。”我谢过大姐,慢慢踱步继续走,无意走进一家简约中式风格

的瓷器摆件店。老板是个大男孩,正指挥店员摆放新到的货品,我随手拿起一件柴烧花器陶器。男孩认真地介绍花器的产地、烧制工艺、如何摆放装饰,又认真地说,这个价格,真的不贵,和他的进价差得远。男孩老板还说,买满五百元可以打九八折。

我笑了,不再讲价了。我说,请帮我打包吧,我要送给外地来开会的朋友,给她插枝小花,摆在书房的案头。我要告诉她,下次来可不要这么匆忙了,要留点时间逛逛上海的小马路,这是上海最有生命力的地方。让我们喝杯咖啡,消费消费,一起度过这个冬天。